

流年记

一缕药香

高高的牵牛
茂密的花

尹爱群

周末驱车去往娄子山，途经烟台中药厂旧址，我下意识放慢了车速。初秋的风拂过厂房、大门、老树，却似换了模样。我心底生出几分怅然，仿佛再多望几眼，童年那缕淡淡的草木药香，便能借着秋风飘到眼前。

四十余年光阴倏忽而过，我与中药的缘分，是从母亲在烟台中药厂工作开始的。我在厂区幼儿园长大，幼儿园紧挨着药厂，淡淡的药香弥漫在空气里，清宁安妥。母亲在车间里上班，厂房隔开了视线，儿时的我，看不见她劳作的模样。我待在园内，只能远远望见厂区连片的屋舍轮廓。

我常常趴在幼儿园的围栏边，朝着厂区张望，却望不透车间的门窗。偶尔母亲忙完活计，走到围栏外侧，看见我探头，便会高声叮嘱：“别靠近厂区，回幼儿园玩。”那清亮的声音，混着药香，至今记得清清楚楚。每日下班归来，她总要拍一拍身上沾的药屑，可衣服与手掌之间，依旧久久留着药草的气息。

幼儿园门口经常堆着药厂筛下来的药渣，偶尔会混着丢弃的药丸。有一回我拾到一颗，拿在手心里闻，有药气，又带着一丝甜。我拿去问母亲，这是糖还是药？她一把夺过去，佯作要抬手打我，告诫我垃圾堆里的东西万万碰不得，这是大山楂丸，不是糖果。我吓得连忙跑开。

那时我尚不懂药材的门道，只远远地望着厂区大院。厂房静立，药香缭绕，运药的车辆来来往往，便是我对中药最初的印象。

后来读《红楼梦》，读到冷香丸，心中颇有感触。集四季花蕊，收四时雨水，佐蜜糖制丸，埋于花根之下，待宝钗发病，便以黄柏汤送服。甜苦交织，一柔一涩，雅致含蓄。书页间的药香，只属于文字与想象，和药厂烟火人间的草木气息截然不同。可草木相通，性味相承，那时候，心底便悄悄埋下了研习中药的念头。

高考填报志愿，我在中医学院与师范大学之间犹豫不定。性子直爽的母亲替我拿了主意：“学中药吧，毕业了回咱们药厂上班，踏实安稳。”

母亲大半辈子守在大包装车间，日复一日封装出口至宝三鞭丸，勤恳热忱。在她心中，药厂上下和睦，日子安稳，只盼女儿能拥有一份平实安稳的工作。我听从了她的建议，报考山东中医学院中药

系。那句“咱们厂子多好”，我一直记在心里。

踏入大学校园，中医基础理论、中药学、中药炮制学、中药方剂学，尚且能够领会，真正磨人的是一门门化学课程。无机、有机、物理、天然药物化学，公式机理纷繁细碎，是我的短板。课堂上密密麻麻的符号与结构式，常常看得我一头雾水。自习室里反复演算涂改，眼见同学稳步向前，我却屡屡受挫，心里满是焦虑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专业。

儿时温润的药香，仿佛渐渐远去。教室里只有粉笔的干涩，实验室里充斥着试剂刺鼻的气味，再也寻不到老厂区那份妥帖安适。

寒假回家，我向母亲诉苦：“学药太难了，到处都是化学，化学本就是我的弱科，我实在学不好。”母亲一边操持家务，一边淡淡劝慰：“难才是常态。倘若事事轻松，还用学习吗？学不会就多看几遍，累了就歇一歇，好了再学。”没有什么大道理，几句家常话，便抚平了我心中的沮丧与浮躁。

我咬着牙坚持，沉下心来深耕专业。学习天然药物化学，才懂得每一味草药自有天性禀赋，只有经过加工、炮制、萃取、提纯，方能释放药效。上中药材鉴定课，我拿起一片甘草凑近鼻尖，熟悉的药香扑面而来。儿时遥望厂区、在园边药堆旁玩耍的一幕幕，瞬间浮现在眼前。原来我从未远离中药，那些跋涉与磨砺，都是必经之路，终归于本心。童年厂区飘来的草木清香，书卷之中的草木意趣，再加上母亲朴素的期许，一步步引我走上这条路。这份热爱，不是一朝一夕得来，是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慢慢沉淀。

毕业后，我从事药品检验与药物警戒工作，日日与药品、数据、报告打交道。从业之后更明白，医药之事，容不得半分疏忽。做质量检验，研判药品不良反应，每一份记录，每一条风险提示，看似是冰冷的文字数据，背后都是普通人实实在在的用药安全。我们接收许许多多不良反应上报，头晕、皮疹、身体不适，都是真实发生的病痛。查阅文献，核对数据，对接临床，每一个结论，都要有凭据。

日子久了，琐碎的工作有时会让人麻木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只是机械完成手头任务，童年那份对中药的热忱，几乎被日常消磨殆尽。直到一次回

家探望，一件小事改变了我的心境。母亲夜里咳嗽得厉害，常常睡不安稳，问她是不是感冒，她只是摇头。我忽然记起，母亲服用普利类降压药已有大半年，素来要强的她，习惯隐忍身体的不适。凭专业知识，我知道夜间干咳，正是这类药物典型的不良反应。我让她翻找出药品说明书，细看之下，果然如此。我郑重叮嘱她：“明天到医院，把咳嗽的情况告诉医生，请医生调整用药，千万不要自行停药，更不要硬扛。”

母亲爽快应下。没过几日，她打来电话，声音轻快明朗：“换药之后就不咳了，医生说这是药物副作用，你怎么会知道？”我笑着回答：“妈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这些年，我经手过无数份不良反应报告，写过许多风险提示，只当是分内的工作。直到母亲身体不适，我才忽然懂得这份工作的分量。母亲一辈子在药厂里封装药丸，儿时我隔着围墙，看不见她车间劳作的模样，许多场景，只能后来听她叙说，在心底慢慢拼凑。谁能料到，当年那个趴在围栏边张望厂区、在药材垃圾堆里捡药丸的小孩，长大之后，竟能用学到的知识，护得她用药平安。

那些熬过的夜晚，啃读的书本，一遍遍临摹的结构式，反复核对的数据，在此刻，都有了真切的意义。

自那以后，再面对枯燥的数据报告，我的心境全然不同。我时时提醒自己，屏幕与文字的背后，不是冰冷的工作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是无数家庭的平安期盼。

母亲一生热心，邻里亲友遇上小病小痛，她总愿意伸手相助。我与母亲岗位各不相同，心底这份朴素善意却一脉相承。溯源排查用药风险，守住安全关口，便是我的职责。这份职业，既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，更需要耐心、敬畏与责任心。

岁月更迭，烟台中药厂早已物是人非。伫立在烟台中药厂旧址前，我深深呼吸。这里早已没有药材，不见旧时厂房，也寻不到那件蓝布工装，可那清苦温润的药香，仿佛依旧萦绕鼻尖。它来自老厂区的烟火流年，来自书卷的草木诗意，来自无数深耕专业的深夜，来自母亲温热坦荡的爱与期许，更凝着一份护佑众生的脉脉仁心。

张子曰

牵牛花是极普通的一种花，学名牵牛，俗称喇叭花。人们时常见到它们或匍匐于草地、或攀援于路边丛条及园边篱笆，茎蔓纤细，花冠羸弱，如同饮料瓶盖或老式酒盅的口径，并不引人注目。然而，在爷爷的院落，我却见到另一种景致。

当暑日初升，天朗气清时，满院悬空的牵牛花，竞相开放，一串串，一簇簇，笼罩在丝条或所及之物上。有的甚至爬到墙外的树枝上，树有多高，花就会开得多高。举目一望，粉红的、绛紫的、藕荷的，密密匝匝，挤挤挨挨，灿烂夺目，虽无法计数，总有几百上千甚至更多，好似天女散花，给小院披上美丽的盛装。常听驻足观看的人说，从未见过长这么高开这么多花的牵牛。

爷爷对牵牛花情有独钟，盆栽箱养几十年，优胜劣汰，水肥保障，梗茎如葛藤，虬枝婆娑，花冠肥硕，大的可与茶杯口匹比，有纯色的，也有红底镶有白边的。前来移苗、索种的不乏其人。随着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，爷爷的年岁也进入90岁高龄，浇灌和管理已力不从心。

夕阳西下，晚风习习。我信步来到爷爷的小院，上班的燥热瞬间消失。两米高的平台上，十几个花箱中，层层叠叠的牵牛花竞相绽放，温柔又倔强。当我接住爷爷递来的水桶时，他那沧桑的面容，那微露青筋的手臂和布满老年斑的手背倏然令我心头一阵酸涩。就是这双手，曾撑起我整个童年，曾扶我走路，曾教我执笔写字，曾数十年如一日，浇灌这满院的牵牛花。

爷爷在三尺讲台耕耘几十年，一生淡泊寡言，不恋名花盛景，唯独偏爱这朴素无华的牵牛花。而我的童年，正是在这片牵牛花荫下，在爷爷的笔墨书香里，一点点成长起来的。

那时爷爷身姿挺拔，步履稳健，时弄满院盆栽花草只是小菜一碟。闲暇时，他便在花荫下摆一张旧木桌，置上文房四宝教我练写毛笔字。那时我年纪小，浮躁

好动，不待写满一篇大仿，便耐不住静坐的枯燥，肆意张望空中攀爬的牵牛花，听院外孩子们的嬉戏吵闹，一心想到外面去玩耍。

爷爷对我的表现不动声色，只是拉过我的小手，循循善诱，用他温热的心怀，感化我，用他握过一辈子笔的手帮我握正笔杆，纠正我的坐姿。他的声音温柔低沉，裹挟着晚风，缓缓叩击着我的耳膜：“写字贵在沉心静气。笔锋要正，风骨要硬，心气浮躁，便一事无成。”

爷爷教我慢慢悬腕，缓缓落笔，轻轻顿锋，行笔稳稳推进，收笔慢慢回锋。一笔一横，教我平稳端正；一笔一竖，教我挺拔立身。夕阳的余晖穿过牵牛花的缝隙，落在宣纸上，落在爷爷专注沉静的脸庞上，构成一幅温馨的图画。

手累了，我便扭头凝伫至晚不谢的牵牛花，懵懂地问：“爷爷，牵牛花这么素、这么软，你为什么最喜欢的是它呢？”

爷爷说：“牵牛花看似寻常，软软绵绵，可它有很坚韧的本质，只要有它展示的平台，不用过多呵护，它就会扬己之长，奋力攀登，不畏风雨，节节开花，把无限的美、无私地奉献给人们。”

爷爷一边说着，一边握着我的手，写下一个苍劲的“韧”字。想不到我的手，也能写出这样一个横平竖直有筋骨的字来！“做人、读书、写字，都要有牵牛花这般奋力向上的劲。”听着爷爷的话，我似乎明白了他种植牵牛花的初心。

那时的我，记下了爷爷掌心的温度、砚台的墨香、牵牛开花节节高。那些温柔的教诲，在我心里埋下种子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牵牛花坚韧不拔的精神鼓舞我实现了当一名白衣天使的理想，这种精神也鼓舞我顺利度过在乡下卫生院繁复艰苦、为乡亲排忧解难的岁月。

如今，我长大成人，工作之余，站在高处，守护牵牛花，也守护年迈的爷爷颐养天年。晚风拂过檐下，牵牛花静静吸收着水分，酝酿着明晨的攀登与绽放。